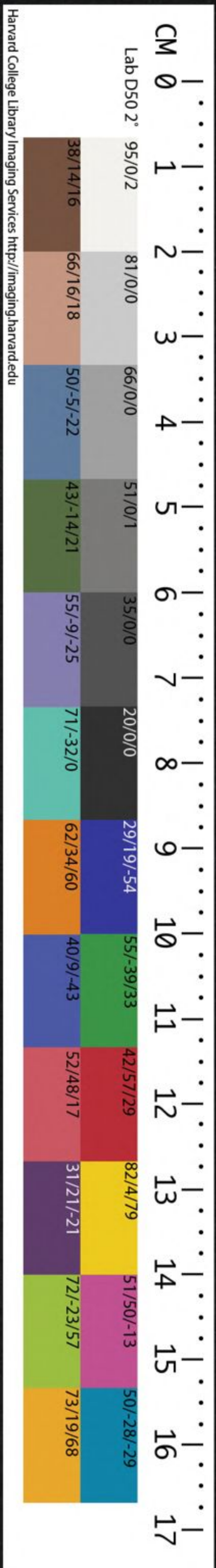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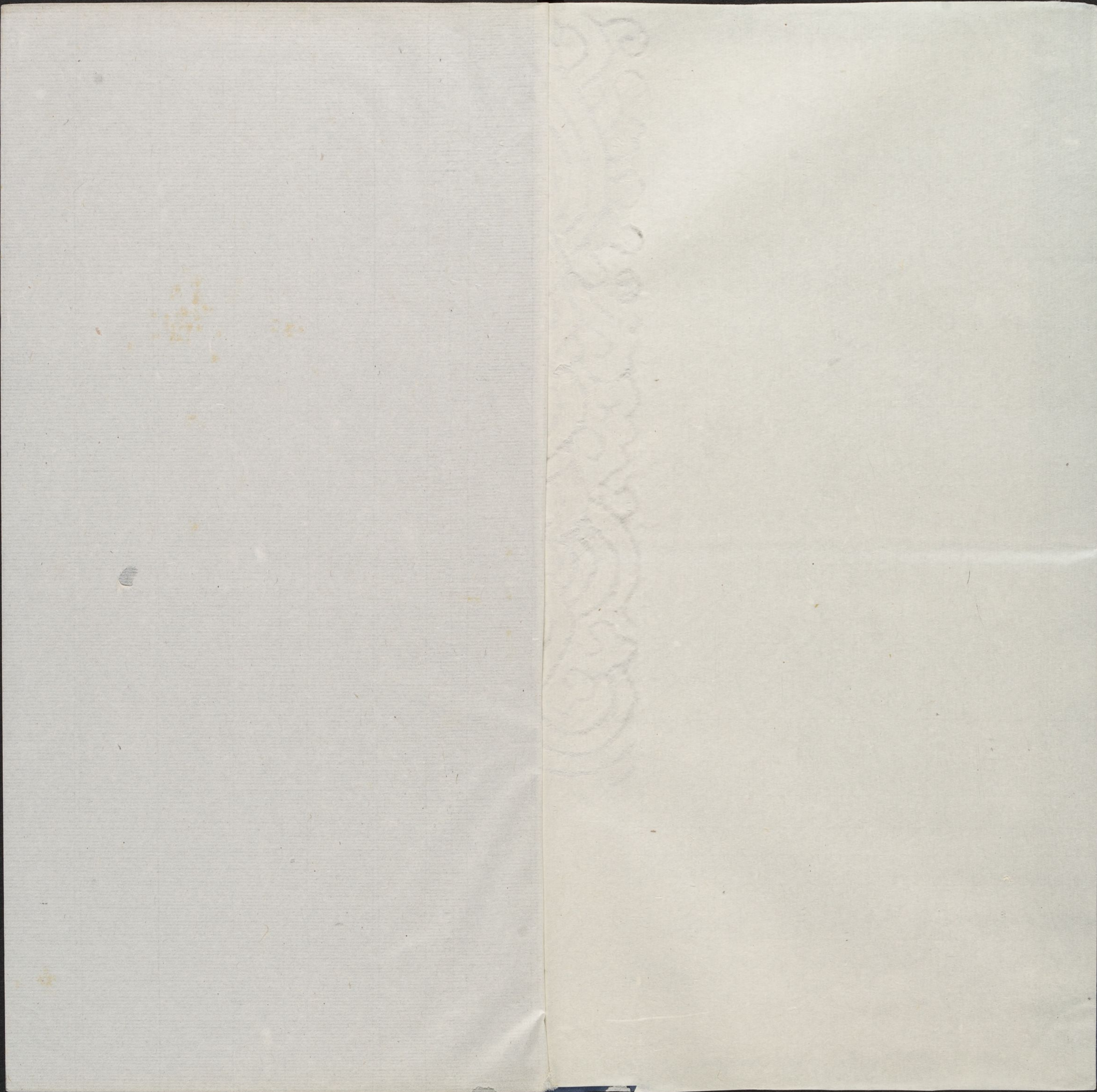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19 1941

T2665/4227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七

列傳六十九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朱勝非

呂頤浩

范宗尹

朱倬

朱勝非字藏一蔡州人上舍登第靖康初爲東道副總管權應天府金人攻城勝非逃去會韓世忠部將楊進破敵兵乃還視事明年詣濟州謂高宗言南京藝祖興王之地請幸之以圖大計從之建炎改元試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時方草勅勝非憑敗鼓草制辭氣嚴重如平時總制使錢蓋進職勝非言其棄師誤國封還貼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黃蓋遂罷二年除尚書右丞時宰執蔭補多濫勝非奏
宰執子弟例不堂除宣和諫官疏云尚從竹馬之遊已
造荷囊之列今不可以不戒遷中書侍郎三年拜宣奉
大夫尚書右僕射兼御營使會苗傅劉正彥與其徒王
鈞甫王世修等謀作亂擁兵犯闕請高宗避位太后抱
皇子聽政太后不可傅顧勝非曰今日正須大臣果決
相公何無一言耶勝非還告上曰王鈞甫乃傅等腹心
適語臣云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此語可爲後圖之緒
於是太后垂簾高宗退居顯忠寺勝非請降赦以安傅
等又奏母后垂簾須二臣同對此承平故事今日事機

有須密奏者乞許臣僚獨對日引傅徒二人上殿以弭
其疑因諭鈞甫爲朝廷協力鈞甫唯唯又諭世修曰國
家艱難若等立功之秋也世修喜時往來道軍中情實
擢爲工部侍郎傅正彥乞改年號及移蹕建康勝非白
太后若盡廢其請則倉卒變生乃改元明受傅等欲挾
上幸徽越勝非諭以禍福而止傅聞韓世忠起兵取其
妻子爲質勝非給傅曰今當啓太后召二人慰撫使報
知平江諸君益安傅許諾勝非喜曰二凶真無能爲也
諸將將至傅等懼勝非因謂之曰勤王之師未進者使
是間自反正耳不然公等置身何地乎卽召學士作百

官章及太后手詔四月朔勝非率百官詣睿聖宮親掖
上乘馬還宮上既復辟勝非曰臣昔遇變義當卽死偷
生至此欲圖今日之事耳乃乞罷政上問誰可代者勝
非曰呂頤浩張浚問孰優曰頤浩練事而暴浚喜事而
踈上曰浚太年少勝非曰臣向被召軍旅錢穀悉付浚
此舉浚實王之御史中丞張守論勝非宜罷不報授觀
文殿大學士知洪州尋除江西安撫大使兼知江州紹
興元年侍御史沈與求又論之降秩分司南京江州居
任二年左相呂頤浩薦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給事中
胡安國侍御史江躋交章論罷頤浩欲傾右相秦檜故

力引之改除侍讀檜尋罷相拜勝非尚書右僕射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母憂起復兼知樞密院事時員外郎江
端友請營宗廟議者謂國家期於恢復不常厥居勝非
方主和議遂白上營宗廟于臨安侍御史魏矼劾罷之
五年起知湖州引疾歸檜得政勝非遂廢居卒謚忠靖
勝非張邦昌友壻也邦昌僭位勝非嘗械其使及金人
過江勝非請尊禮邦昌錄其後以謝敵苗劉之變保護
聖躬功居多旣去力薦張浚然受黃潛善風旨草罷李
綱制詆其狂妄再相忌趙鼎鼎宣撫川陝欲重使名以
制吳玠勝非曰元樞出使豈論此耶蓋因事出鼎而輕

其權人以此少之及著間居錄亦多其私說云

呂頤浩字元直齊州人登進士第累官徽猷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伐燕之役頤浩以轉輸隨軍既得燕山爲燕山府路轉運使頤浩奏開邊極遠其勢難守又奏燕山河北危急五事徽宗怒褫職尋復焉進徽猷閣直學士謝病與祠高宗卽位除知揚州車駕南幸進至戶部尚書劇賊張遇衆數萬屯金山頤浩單騎與韓世忠造其壘諭降之進吏部尚書建炎三年金人逼揚州駕幸錢塘拜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還屯京口金兵退改江東安撫制置使兼知江寧府明受之變頤

浩約張浚及諸將會兵討賊俄有旨召頤浩赴院供職上言興衰撥亂事屬艱難請亟復明辟以圖恢復遂以兵發江寧舉鞭誓衆士皆感厲將至平江張浚乘輕舟逐之相持而泣浚以大計頤浩曰頤浩曩諫開邊幾死宦臣之手承乏漕挽幾陷腥膻之域今事不諧不過赤族爲社稷死豈不快乎浚壯其言卽舟中草檄進韓世忠爲前軍張浚翼之劉光世爲游擊頤浩浚總中軍光世分軍殿後頤浩發平江苗傅劉正彥之黨託旨請頤浩單騎入朝頤浩奏所統將士忠義所激可合不可離傅等懼乃請高宗復辟師次秀州頤浩勉勵諸將曰今

雖反正而賊猶握兵居內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
翟義徐敬業可監也次臨平傅等拒戰頤浩被甲立水
次出入行陣督世忠等破賊傅正彥引兵遁頤浩等以
勸王兵入城都人夾道聳觀以手加額朱勝非罷相以
頤浩守尚書右僕射中書侍郎兼御營使改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初建炎御營使本以行幸總齊軍政而宰相
兼領之遂專兵柄樞府幾無所預頤浩在位尤顯恣趙
鼎論其過章十數上頤浩求去除鎮南軍節度開府儀
同三司醴泉觀使尋除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池州
李成馬進敗淮南民未復業詔以頤浩兼宣撫領壽春

府滁廬和州無爲軍張琪自徽犯饒州頤浩大破之拜
少保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紹興二年上自越州還臨安會桑仲在襄陽欲進取京
城乞朝廷舉兵爲聲援頤浩乃大議出師而身督之時
頤浩與秦檜竝相上諭之曰頤浩治軍旅檜理庶務如
種蠡分職可也檜知頤浩不爲公論所與多引知名士
爲助欲傾之而擅朝權上爲下詔戒朋黨除頤浩都督
江淮荆浙諸軍事開府鎮江頤浩至常州前軍將趙延
壽叛犯金壇又聞桑仲已死遂引疾不進詔還朝以朱
勝非同都督諸軍事頤浩旣還欲傾檜力引勝非爲助

給事中胡安國坐是罷檜乞留不報侍御史江躋左司
諫吳表臣皆以論救安國罷程瑀胡世將劉一止張燾
林待聘樓炤亦坐論檜黨斥臺省一空語詳安國傳於
是檜免相頤浩獨秉政屢請興師復中原時盜賊稍息
頤浩請遣使循行郡國宣德意李綱宣撫湖南頤浩言
綱縱暴無善狀請罷諸路宣撫之名綱止爲安撫使時
李光在江東與頤浩書言綱有大節四夷畏服頤浩稱
光結黨言者因論光罷之時方審量濫賞頤浩時有縱
舍右司郎官王岡持不可曰公秉國鈞不平謂何尚宗
一日謂大臣曰國朝四方水旱無不上聞近蘇湖地震

泉州大水輒不以奏何也侍御史辛炳殿中常同論其
罪遂罷頤浩爲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奉祠改
特進觀文殿大學士五年詔問宰執以我守方略頤浩
條十事以獻除湖西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潭州帝在建
康除頤浩少保浙西安撫制置大使知臨安府行宮留
守明堂禮成進封成國公八年上將還臨安除少傅鎮
南定江軍節度使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行
宮留守頤浩引疾求去除醴泉觀使未幾卒贈太師封
秦國公謚忠穆頤浩有膽略善鞍馬弓劍當國步艱難
之際人倚之爲重自江東再相胡安國以書勸其法韓

忠獻以至公無我爲先報復恩讎爲戒願浩不能用時
軍用不足願浩與朱勝非扞立江浙湖南諸路大軍月
椿錢於是郡邑多橫賦爲東南患云

范宗尹字覺民鄧城人上舍登第累遷侍御史右諫議
大夫靖康初金人必欲得三鎮宗尹請棄之以紓禍爲
言者所非罷歸張邦昌僭位復其職建炎元年李綱作
相宗尹論其名浮於實有震主之威不報出知舒州言
者論其嘗汚僞命責置鄂州既召爲中書舍人遷御史
中丞拜參知政事呂頤浩罷相宗尹攝之時諸盜據有
州縣朝廷力不能制宗尹言太祖收藩鎮之權天下無

事百五十年然國家多難四方帥守單寡束手環視此
法之弊今當稍復藩鎮之法付以兵權俾蕃王室較之
棄地夷狄豈不相遠上從其言授通議大夫守尚書右
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御營使時年三十近世宰
相年少無如宗尹者宗尹請有司討論崇觀以來濫賞
修書營繕應奉開河免夫獄空之類皆釐正之明堂覃
恩請舉行討論之事上手劄云朕不欲歸過君父斂怨
士大夫始秦檜力贊宗尹建此議及見上意堅反擠之
上亦惡其與辛道宗兄弟往來遂罷沈與求奏其罪狀
落職未幾命知溫州退居天台卒年三十七宗尹有才

智當北敵肆行之衝毅然自任建議分鎮以是得相位
然其置帥多授劇盜又無總率統屬且不遣援不通餉
故諸鎮守鮮能久存者及爲政多私屢招物議云

朱倬字漢章閩縣人宣和五年登進上第調常州宜興
簿張浚薦除福建廣東西財用所屬官宣諭使明彙再
薦于朝因賜對策劉豫必敗高宗大喜詔改合入官與
丞相秦檜忤出教授越州歷知惠州陛辭高宗問卿久
淹何所倬曰厄於檜上愀然慰諭目送之旬日間除國
子監丞尋除浙西提舉且命自今在內除提舉官令朝
辭上殿蓋爲倬設也累遷中丞嘗言人主任以耳目非

報怨任氣之地每上疏輒夙興露告若上帝鑒臨奏疏
凡數十率焚稿不傳遷參知政事紹興三十一年拜尚
書右僕射高宗自建康回鑾有內禪意倬密奏曰靖康
之事正以傳位太遽蓋姑徐之心不自安屢求去詔以
觀文殿大學士奉祠孝宗卽位降資政殿學士明年致
仕卒復元職贈特進孫著登第仕至吏部尚書

論曰朱勝非在靖康委城避敵其屈身明受要爲自全
計耳呂頤浩雅著直聲而撫寇討逆勇略孰加焉范宗
尹嘗污僞命特以片言竊上宰小人乘君子之器者也
夫道不同不相爲謀以勝非宗尹所爲宜與李綱趙鼎

莫能容何願浩亦有媚嫉之累耶朱倬在相位未久無赫赫名然見忌秦檜所守可知矣

馮解 范致虛 權邦彥 徐俯

呂好問 劉珏 滕康 葉義問

馮解字長源普州人父山熙寧末為祕書丞通判梓州鄧綰薦為臺官不就退居二十年范祖禹薦於朝官終祠部郎中解登進士第歷官入朝以言事再謫靖康元年為左諫議大夫金人圍太原朝廷命李綱宣撫兩河解奏罷之除尚書左丞欽宗詣金營解扈從張邦昌僭位與解有舊取之歸建炎初除資政殿學士知潼川府

言者論解嘗污偽命奪職已而復官紹興二年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解為文師蘇軾論西事與蔡京忤郡人張庭堅謫死妻子流離解力振其家然議論主熙豐紹聖而排鄒浩李綱楊時君子少之

范致虛字謙叔建陽人舉進士為太學博士鄒浩以言事斥致虛坐祖送停官徽宗嗣位累進中書舍人蔡京建請置講議司引為詳定官議不合改兵部侍郎自是入處華要出典大郡者十五年以附張商英貶通州政和七年復官入為侍讀修國史尋除刑部尚書提舉南京鴻慶宮初致虛在講議司延康殿學士劉昺嘗乘蔡

京怒擠之後王宋坐妖言繫獄事連昺論死致虛爭之
昺得減竄士論賢之遷尚書右丞進左丞歷知鄧州提
舉亳州明道宮帝方好老氏致虛希時好營飭道宇賜
名鍊真宮靖康元年除知京兆府時金人圍太原聲震
關中朝廷命錢蓋節制陝西除致虛陝西宣撫使金人
分道再犯京師詔致虛會兵入援有僧趙宗印者喜談
兵席益薦之致虛以便宜假官俾充宣撫司叅議官兼
節制軍馬致虛勇而無謀委已以聽宗印宗印徒大言
實未嘗知兵金將婁宿以精騎衝之不戰而潰死者過
半致虛收餘兵入潼關高宗卽位言者論其逗撓徙知

鄧州尋加觀文殿學士復知京兆府致虛力辭復知鄧
州次年宗印領兵出武關與致虛合會金將銀朱兵壓
境致虛遁宗印兵不戰走轉運使劉汲力戰死焉致虛
坐責安遠軍節度副使英州安置後召復資政殿學士
知鼎州未至卒贈銀青光祿大夫

權邦彥字朝美河間人登太學上舍第歷都官郎中與
王黼議不合鐫職知冀州金人再入高宗開大元帥府
起兩河兵復汴京邦彥提所部兵二千五百人與宗澤
自澶淵趨韋城據刀馬河諸道兵莫有進者會敵兵大
至移屯南華二帝北遷邦彥與澤五表勸進建炎元年

五月召還命知荆南府改東平府時東州半已入金至是圍益急邦彥誓以死守居數月城破猶力戰不已民義而從之突圍以出遂奔行在帝以其父母妻子皆沒於敵纔貶二秩歷江淮等路制置發運使以治辦稱紹興初連擢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初邦彥獻十議以圖中興謂人事盡則天悔禍不可獨歸之數呂頤浩素善邦彥薦用之給事中程瑀劾邦彥五罪三疏不報尋兼權參知政事帝嘗對輔臣言湖南事頤浩言李綱縱暴恐沿潭無善狀帝曰綱在宣和間論水災以得時望邦彥曰綱元無草疏第略虛名耳蓋助頤浩以排綱

也逾年卒邦彥碌碌無所建明充位而已有遺藁十卷號瀛海殘編藏於家

徐俯字師川分寧人以父禧死難授通直郎至司門郎張邦昌僭位俯遂致仕時工部侍郎何昌言與其弟昌辰避邦昌皆改名俯買婢名昌奴客至卽呼前驅使之內侍鄭謚識俯於江西重其詩薦于高宗胡直孺汪藻迭薦之遂自宮祠起右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程俱言考之古今非陽城种放則未嘗不循序而進願姑以所應者命之不報俱遂罷紹興中賜進士出身兼侍讀遷翰林學士未幾擢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又兼權參

知政事宰相朱勝非言襄陽上流所當先取帝曰盍就委岳飛叅政趙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俯獨持不可會劉光世乞入奏鼎言方議出師大將不宜離軍俯欲許之鼎固爭俯乃求去與祠旣而知信州言者論其郡事不理復予祠卒

呂好問字舜徒侍講希哲子也以蔭補官崇寧治黨事好問以元祐子弟坐廢兩監東嶽廟司揚州儀曹欽宗擢至御史中丞初徽宗將內禪詔解黨禁除新法盡復祖宗之故而蔡京黨戚根據中外害其事莫肯行好問言太上皇詔旨備矣願一一施行又言今不盡革京貫

等所爲太平無由可致欽宗鄉納好問疏京過惡乞投海外黜朋附之尤者以厲其餘又建白削王安石王爵正神宗配饗褒表江公望張庭堅任伯雨龔夬等除青苗之令滿元符上書獲譴者章前後數十上每奏對帝雖當食輒使畢其說時金兵旣退大臣不復顧慮武備益弛好問言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當速講求禦敵之備及邊警急大臣不知所出遣使講解好問言彼名和而實攻請亟集滄滑邢相之戍以遏奔衝而列勤王之師于畿邑以衛京城疏上不省金人陷真定攻中山上下震駭廷臣狐疑相顧猶以和議爲辭好問率臺屬劾大

臣畏懦誤國出好問知袁州帝憫其忠下遷吏部侍郎
既而金人薄都城帝思好問言進兵部尚書都城失守
帝再幸金營好問寔從帝既留遣好問還慰拊都城已
而金人立張邦昌以好問爲事務官邦昌入居都省好
問曰相公眞欲立邪抑姑塞敵意而徐爲之圖爾大元
帥在外元祐皇太后在內此殆天意盍亟還政可轉禍
爲福以好問攝門下省好問既繫銜仍行舊職吳玠莫
儔請邦昌見金使於紫宸垂拱殿好問曰宮省故吏驟
見御正衙必將憤駭變且不測邦昌矍然止王時雍議
肆赦好問曰四壁之外皆非我有將維赦乃先赦城中

始金人謀以五千騎取康王好問以書白王宜遠避且
言大王若不自立恐有不當立而立者既又語邦昌遣
人推戴則功無在相公右者於是邦昌謀遣謝克家奉
傳國寶往大元帥府須金人退乃發金人既行好問趣
遣使勸進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邦昌易服歸太宰位
高宗卽位太后遣好問奉手書詣行在所高宗勞之曰
宗廟獲全卿之力也除尚書右丞侍御史王賓論好問
嘗汙僞命不可以立新朝高宗曰好問心跡非他人比
好問自慙力求去且言邦昌僭號之時臣若閉門潔身
實不爲難徒以世被國恩所以受賢者之責昌圍齋書

於陛下疏入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奉祠以恩封東萊
郡侯避地卒于桂州子本中孫祖謙祖儉皆傳

劉珏字希范長興人登崇寧進士第初游太學以書遺
中書舍人鄒浩曰公始爲博士論取士之失免所居官
在諫省斥宮掖之非遠遷嶺表豈逆計禍福邀後日報
哉固欲蹈古人行也今庶政豈盡脩明百官豈盡忠實
從臣繼去豈盡非才言官屢逐豈盡有罪信任踰曩昔
而拱默不言天下之士竊有疑焉浩愧謝宣和中擢監
察御史坐言事知舒州留爲主客員外郎靖康初除中
書舍人陳十開端之戒曰御筆曰營繕曰任用失當曰

命令數易曰大臣不和曰臣下誕謾曰內侍恣橫曰言
路壅塞曰政事失信曰爵賞僭濫李綱出知揚州安扶
持不可珏言韓琦好水之敗韓絳西州之敗皆不免黜
責綱勇於報國銳於用兵聽用不審數有敗衄宜降黜
以示懲戒綱改宮祠吏部侍郎馮澥言珏持兩端爲綱
游說珏遂與祠建炎初以舊職召遷給事中論內降營
繕二事曰除授不歸中書工役領之內侍此人言所以
籍籍也孟忠厚邢煥除從官珏封還言舊制外戚未有
爲兩禁官者遷吏部侍郎同修國史言淮甸備敵兵食
爲先今以降卒爲見兵以糴本爲見糧無一可恃維揚

城池未修軍旅多闕卒有不虞何以待之已而金人果
乘虛大入帝亟如臨安以珏爲龍圖閣直學士知宣州
連遷吏部尚書隆祐太后奉神主如江西詔珏爲端明
殿學士權同知三省樞密院事從行至洪州疏言修治
巡幸道路之役乞降詔悉罷金人攻吉州分兵追太后
舟至太和縣衛兵皆潰珏奉太后退保虔州言者論不
已連責祕書少監貶衡州紹興初許自便明年以朝散
大夫分司西京卒于梧州追復龍圖閣學士有吳興集
二十卷集議五卷兩漢蒙求十卷

滕康字子濟宋城人登進士第又中詞學兼茂科歷官

國子司業高宗在元帥府聞康習憲章召至濟州康
羣臣勸進除太常少卿使定登極禮儀凡告天肆赦之
文皆康爲之累遷試中書舍人會孟忠厚乞用父減年
遷官康言忠厚隆祐太后之姪也太宗以來凡母后兄
弟之子無爲侍從者武義大夫康義用登極恩遷遙郡
刺史康又封還詞頭言義之遷雖名一官實升五等紊
法之甚也自古召亂之源非外戚撓法則內侍干政漢
唐可鑑凡再降旨竟不肯行後軍統制韓世忠以不能
戰所部坐贖金康言世忠無赫赫功祗緣捕盜微勞遂
亞節鉞今其所部卒伍至奪御器逼諫臣於死地乃止

罰金何以懲後詔降世忠一官知江州陳彥文用劉光
世奏錄其守城功遷龍圖閣待制康以光世所上彥文
功狀前後牴牾閣而未下宰相力主彥文趣康行詞康
論不已宰相銜之會布衣省試卷子不合式康以其文
取之諫官李處遯論奏遂以集英殿修撰本祠未幾移
蹕錢塘再除中書舍人上封事上稱其有諫臣風除左
諫議大夫旬日間封章屢上遂擢翰林學士翌日除端
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建炎三年宰相呂頤浩議
幸武昌爲趨陝之計旣移蹕建康又議欲盡棄中原徙
居民於東南康力持不可上悟而止未幾上請太后奉

神主如江西以參知政事一 叅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康
爲資政殿學士同從衛以行一 邴辭疾又命康權知以劉
玘爲貳康從衛至洪州劉光世護江不密金人絕而渡
康等倉卒奉太后趨虔州坐論責授祕書少監分司南
京永州居住未幾許自使復左朝請大夫與祠卒後追
復龍圖學士有文集二十卷

葉義問字審言壽昌人登進士第歷知江寧縣召奏檜
所親役同僚不可義問曰釋是何以服他人卒役之通
判江州豫章守張宗元忤檜或中以飛語事下漕臣張
常先宗元道九江常先檄義問拘其舟義問投檄曰吾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七
寧得罪不爲不祥常先白檜罷去檜死召擢殿中侍御史累章劾湯鵬舉有一檜死一檜生之語并黨方崇等皆罷之累遷同知樞密院事金主亮南侵命視師義問素不習軍旅會劉錡捷書至讀之至金賊又添生兵顧吏曰生兵何物耶聞者掩口至鎮江聞瓜洲官軍與敵相持大失措會建康留守張燾遣人告急義問乃遵陸云往建康催發軍市人皆罵之又聞敵據瓜洲采石兵甚衆復欲還鎮江諸軍喧沸曰不可回矣回則有不測遂趨建康已而亮死師退義問還朝力請退遂罷孝宗卽位坐論謫饒州數年詔自便卒

論曰馮澥初爲諫論者謂諛佞誣罔則其附儻逆賊善良亦何足怪范致虛左道媚上權邦彥朋邪害正乃委以折衝禦侮之寄何其羊質虎皮見豺則慄也徐俯不失身逆臣似矣顧叛趙鼎而沮岳飛時於協恭體國之義呂好問劉珪滕康葉義問並數有忠諫然或汚僞命或失戎律責亦容辭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六

列傳七十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李光

許翰

許景衡

翟汝文

富直柔

王庶

李光字泰發上虞人童穉不戲弄父高稱曰吾兒雲間

鶴其與吾門乎登崇寧五年進士第歷官司封首論士

大夫諛佞成風妄引荀卿有聽從無諫諍之說以塞言

路又言怨嗟之氣結為妖沴王黼惡之令部注桂州陽

朔縣再遷符寶郎欽宗擢右司諫上皇東幸憮人間兩

宮光請集議奉迎典禮又奏朱勔李彥蔡京王黼竭天

宋史新編卷之五十八
下之財名爲應奉實入私室乞依舊制三省樞密院通
知兵民財計與戶部量其出入選吏考核使利源歸一
遷侍御史時言者猶主王安石之學詔榜廟堂光言祖
宗規摹宏遠安石欲盡廢法度則謂人主制法而不當
制於法欲盡逐元老則謂人主當化俗而不當化於俗
蔡京兄弟祖述其說五十年間毒流四海今又風示中
外鼓惑民聽豈朝廷之福金人逼京城士大夫委職而
去者五十二人罪同罰異士論紛然光請付理寺公行
之李會李擢復以諫官召光奏蔡京復用時會擢迭爲
臺官噤不發一語及京城被圍與白時中李邦彥專主

避敵割地之謀時中邦彥坐是落職而會擢反被召用
復預諫諍之列乞寢成命不報光勾外亦不報彗出寅
良間耿南仲輩皆謂應在外夷不足憂光奏孔子作春
秋不書祥瑞者蓋欲使人君恐懼修省未聞以災異歸
之外夷也疏奏監汀州酒稅高宗卽位擢祕書少監除
知江州未幾擢侍御史皆以道梗不赴建炎三年車駕
自臨安移蹕建康除知宣州光以宣密邇行都乃繕城
池聚兵糧藉六邑之民保伍相比謂之義社擇其健武
者統以土豪得保甲萬餘號精揀軍又柵險要二十三
所謹戍之事聞授管內安撫許便宜從事進直龍圖閣

又進右文殿修撰潰將邵青自真州擁舟數百艘剽當塗蕪湖兩邑間光招諭之遺米二千斛青喜謂使者曰我官軍也所過皆以盜賊見遇獨李公不疑我於是秋毫無犯除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歷擢吏部侍郎光奏疏極論朋黨之害議論之臣各懷顧避莫肯以持危扶顛爲已任晉元帝區區草創猶能立宗社脩宮闕保江浙劉琨祖逖與逆胡拒戰於并冀兗豫同雍諸州未嘗陷沒也石季龍重兵已至歷陽命王導都督中外諸軍以禦之未聞專主避狄如今日也上欲移蹕臨安被旨節制臨安府見屯諸軍兼戶部侍郎督營繕事光經營

樞節不擾而辦權吏部尚書大將韓世清本苗傅餘黨久屯宣城擅據倉庫調發不行光請先事除之乃授光淮西招撫使光假道至郡世清入謁縛送闕下伏誅初先於上前面稟成算宰相以不預聞怒之未至道除端明殿學士江東安撫大使知建康府壽春滁濠廬和無爲宣撫使秦檜旣罷呂頤浩朱勝非竝相光議論素與不合言者指光爲檜黨落職奉祠尋復寶文閣待制知湖州歷知洪州兼制置大使擢吏部尚書踰月除參知政事時秦檜初定和議將揭榜檜言光有人望若同押榜浮議自息遂用之同郡楊煒上光書責以附時相取

尊官墮黠虜姦計虧平時大節光本意謂但可因和而
爲自治之計旣而檜議徹淮南守備奪諸將兵權光極
言戎狄狼子野心和不可恃備不可徹檜惡之檜以親
黨鄭億年爲資政殿學士光於榻前面折之又與檜語
難上前因曰觀檜之意是欲壅蔽陛下耳目盜弄國權
懷姦誤國不可不察檜大怒明日光囚去章九上乃除
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改提舉臨安洞霄宮中丞万俟
卨論光陰懷怨望青稜建寧軍節度副使藤州安置越
四年移瓊州居瓊州八年仲子孟堅坐陸升之誣以私
撰國史獄成呂愿中又告光與胡銓詩賦倡和譏訕朝

政移昌化軍論文考史怡然自適年踰八十筆力精健
又三年以郊恩復左朝奉大夫任便居住至江州卒孝
宗卽位復資政殿學士賜諡莊簡幼子孟傳有傳

許翰字崧老襄邑人登進士第宣和中爲給事中爲書
抵時相謂百姓困弊起爲盜賊天下有危亡之憂願罷
雲中之師脩邊保境與民休息高麗入貢調民開運河
民間騷然中書舍人孫傅論高麗於國無功不宜興大
役傅坐罷翰謂傅不當黜時相怒落職奉祠欽宗卽位
復以給事中召時金人攻京師甫退翰造闕卽日賜對
除翰林學士尋改御史中丞上疏言邊事因陳決勝之

策張邦昌爲太宰翰上疏力爭之种師道罷翰言師道
名將不可使解兵柄欽宗謂其老難用翰曰自呂望以
來用老將收功者難一二數師道雖老可用也且謂金
人此行存亡所係令一大創使尖利去則中原可保不
然將來再舉必有不救之憂宜起師道邀擊之上不能
用擢中大夫同知樞密院論益不合以病去除延康殿
學士知亳州坐言者落職奉祠高宗卽位用李綱薦召
拜尚書右丞兼權門下侍郎黃潛善等請罷宗澤翰極
論以爲不可李綱罷翰言罷綱臣留無益力求去高宗
未許會潛善奏誅陳東翰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東執

東市吾在廟堂可乎求去益力章八上以資政殿大學
士提舉洞霄宮復以言者落職紹興初復資政殿學士
卒贈光祿大夫翰通經術正直不撓以與黼攸潛善輩
迂志卒不展所著有論語解春秋傳

許景衡字少伊瑞安人登進士第宣和中爲監察御史
遷殿中侍御史論事忤王黼意又論童貫貪糴不可用
者數十事會知洋州吳巖夫以私書抵執政子道景衡
之賢誤致王黼黼用是中景衡逐之欽宗卽位以左正
言召歷遷中書舍人李光程瑀以鯁亮忤執政斥景衡
爲辨白坐落職予祠高宗卽位以給事中召旣至除御

史中丞宗澤爲東京留守言者附黃潛善等多攻其短
景衡奏曰開封宗廟社稷所在苟欲罷澤別遣留守不
識搢紳中威名政事有加於澤者乎疏入上太悟封以
示澤澤乃安除尚書右丞有大政事必請問極論潛善
伯彥以景衡異已共排沮之初李綱議建都以關中爲
上南陽次之建康爲下景衡爲中丞奏南陽不若建康
至是諜報金人攻河陽汜水景衡又奏請南幸建康已
而有詔還京罷景衡爲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
宮至京口卒年五十七謚忠簡景衡得程頤之學志慮
忠純議論不與時俯仰遂借渡江之議罪之旣沒高宗

恩之賜景衡家溫州官舍一區

翟汝文字公巽丹陽人登進士第歷除祕書郎三館士
建議東封汝文曰治道貴清淨今不啓上述三代禮樂
而師秦漢侈心非所願也徽宗不悅責監宿州稅累遷
給事中內侍梁師成銜汝文嘗言其奪民墓田廣園圃
諷宰相黜守宣州召爲吏部侍郎出知廬州徙密州欽
宗召爲翰林學士改顯謨閣學士知越州兼浙東安撫
使建炎改元上疏言卽位赦書裁損上供額外之數今
越州貢輸倍他州乞視戶等第減罷楊應誠請使高麗
圖迎二帝汝文奏其欺罔若高麗辭以金人問津窺吳

越將何辭以對後高麗果如汝文言紹興元年召爲翰林學士兼侍講除參知政事同提舉修政局忤秦檜面劾汝文專擅右司諫方孟卿助檜論之罷去以卒先是汝文在密檜爲郡文學汝文薦其才故檜引之然汝文性剛不爲檜屈對案相詬至日檜爲濁氣汝文風度翹楚好古博雅精篆籀有文集行于世

富直柔字季申弼之孫以父任補官敏悟有才名晁說之奇其文薦于朝召賜同進士出身除祕書省正字建炎初累遷給事山醫官團練使王繼先覃恩轉防禦使法當回授得旨特與換武功大夫直柔論之上謂宰相

范宗尹曰此除出朕意今直柔抗論朕屈意從之以伸直言之氣四年連遷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紹興初上虞縣丞婁寅亮上書言宗社大計直柔從而薦之於是孝宗立爲普安郡王以寅亮之言也除同知樞密院事侍御史沈與求論其附會辛道宗兄弟得進并論其所薦右司諫韓璜先是直柔嘗短呂頤浩於上前頤浩與秦檜皆忌之由是璜與直柔俱罷直柔與祠後起知衢州以失入死罪落職奉祠尋復端明殿學士徜徉山澤放意吟咏與蘇遲葉夢得諸人游以壽終于家王庶字子尚慶陽人舉進士第歷陝西運判兼制置解

鹽事疆事益棘欽宗欲幸襄鄧以庶副席益爲京西安撫使高宗立除直龍圖閣鄜延經略使兼知延安府累立戰功進集英殿脩撰陞龍圖閣待制節制陝西六路軍馬先是河東經制使王瓚旣遁歸留守宗澤承制以庶權陝西制置使庶傳檄諸路會期討賊涇原統制曲端雅不欲屬庶以未受命辭居數日告身至又辭金人知其不協併兵寇鄜延庶屢督端進兵訖不行遂陷延安端謀欲誅庶不果語在端傳庶時自劾得罷後張浚自富平敗歸始思庶及端言可用乃竝召之庶地近先至力陳撫秦保蜀之策勸浚收厯河秦鳳兵扼關隴爲

後圖浚不納版授庶叅議官庶因謂端有反心浚始有殺端意矣紹興五年知興元府利夔路制置使庶以士卒單寡籍諸邑強壯號義士日閱於縣月閱於州厚犒之不半年有兵數萬浚言于朝陞徽猷閣直學士有讒於浚者徙庶知成都改嘉州明年浚劾庶輕率傾險落職奉祠尋起知遂寧固避得請六年除湖北安撫使知鄂州趨闕上因燕見庶言陛下欲保江南無所事如曰紹復大業非都荆不可荊州左吳右蜀利盡南海前臨江漢出三川涉大河以圖中原曹操所以畏關羽者也上大異之復顯謨閣待制知荆南府湖北經略安撫使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
又復直學士七年以兵部侍郎召明年入對因奏恢復之功十年未立其失其偏聽在欲速在輕爵賞是非邪正混淆誠能賞功罰罪其誰不服上喜即日遷尚書閔月拜樞密副使命措置江淮邊防秦檜再相以和戎爲事詔趣庶還庶力詆和議請誅金使及張通古來庶乞免簽書和議文字累疏求去乃以資政殿學士知潭州御史中丞勾龍如淵論罷之十三年又以御史胡汝明言責嚮德軍節度副使道州安置卒貶所孝宗思庶言追復其官謚敏節子之奇乾道中知樞密院事論曰易蹇之九五曰大蹇朋來豈不以艱難之運必資

多賢乎宋南渡果何時也納忠宣力之臣可倚以共濟者有若李光等數人雖皆登政府然或沮於汪黃或抑於秦檜而王庶至被竄以死則安望其能興復哉嗚呼賢如李綱趙鼎亦不免屢謫何況其他甚矣高宗之不知人也

鄭穀

張慤

張守

李邴

沈與求

韓肖胄

胡松年

王綸

鄭穀字致剛建州人舉進士歷御史臺主簿張邦昌僭號穀挺身見高宗于元帥府卽位擢至諫議大夫苗傅劉正彥等逆亂穀庭立面折二凶且計凶燄熾甚須得

外援乃上章待罪求去退見呂頤浩議興復計太后降
詔不允朱勝非言鼓面折事拜御史中丞時二凶竊威
福之柄肆行殺戮日至都堂侵紊機政鼓言宦官用事
于上則生人受禍于下匹夫力不能勝則羣起而攻之
是以靖康之初攻之者庶民也睿聖皇帝南渡駐蹕未
安攻之者衆兵也今當痛革前弊或有招權納寵屏之
遠方俾無浸淫以激衆怒則賞罰自朝廷出國勢尊矣
仍諭軍法便宜止行于所轄軍伍其餘當聞之朝廷付
之有司不報鼓遣所親謝嚮變姓名微服爲賈人徒步
如平江告張浚等起兵謂持重緩進使賊自遁無驚動

三宮此上策也俄詔睿聖皇帝爲皇太弟天下兵馬大
元帥幼主爲皇太姪卽與大臣進議以爲亂常逆天退
與御史王庭秀上疏力爭太后不可鼓又奏人君位號
豈容降改聞之天下孰不懷疑太后令鼓至都堂朱勝
非出朱昞等所上書示鼓與庭秀二人力言昨詔書不
可宣布必召變鼓與李邴並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
密院事上復辟進簽書卒上甚悼之

張慤字誠伯河間人登進士第累遷龍圖閣學士計度
都轉運使高宗爲兵馬大元帥募諸道兵勤王慤飛輓
踵道建議卽元帥府印給鹽鈔以便商旋不閱旬得緡

錢五十萬以佐軍高宗器重之命以便宜權大名尹兼
北京留守馬步軍都總管已而爲戶部尚書除同知樞
密院事措置戶部財用兼御營副使至中書侍郎慤善
理財論議可否不形辭色未嘗失同列之歡卒謚忠穆
上每念之謂慤謀國盡忠遇事敢諫古之遺直也

張守字子固晉陵人登進士第中詞學兼茂科歷擢監
察御史丁內艱去建炎初召還改官上在維揚黏罕將
自東平歷泗淮以窺行在宰相汪伯彥黃潛善以爲李
成餘黨不足畏上召百官議葉夢得請上南巡阻江爲
守張俊亦奏敵勢方張宜且南渡守獨抗疏上防淮渡

江利害六事疏再上二相不悅遂建議遣守撫諭京師
守聞命卽就道三年正月還奏金人必來願早爲之圖
上測然除起居郎兼直學士院金人果渡淮上幸臨安
遷御史中丞論宰相朱勝非罷之上幸建康呂頤浩張
浚叶議將奉上幸武昌爲趨陝計時方拜浚宣撫處置
使身任陝蜀守與諫議大夫滕康皆持不可曰東南今
日根本也陛下遠適則姦雄生窺伺之心况將士多陝
西人以蜀近關陝可圖西歸非爲陛下與國家計也守
又陳十害議遂寢六月久雨恒陰頤浩浚皆謝罪求去
詔郎官以上言闕政初守爲副端時嘗上疏以二帝母

后爲言至是復申前說且曰漢制災異策免三公今任宰相者雖有勳勞然其器識不足以幹旋機務願更擇文武全材海內所共推者親擢而竝用之上書論事或有切直宜加褒擢以來言路先是守嘗論呂頤浩不可獨任張浚不可西去與上意異乞補外除禮部侍郎以趙鼎言遷翰林學士知制誥九月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四年除參知政事守嘗薦汪伯彥沈與求劾其短以資政殿學士奉祠未幾知紹興府改知福州上旣還臨安詔問守以攻戰之利守備之宜綏懷之略守置之方守言明詔四事臣以爲莫急於措置措置

則餘不足爲陛下道矣其一措置軍旅其二措置糧食措置既定俟至防秋復遣大臣爲之統督使諸路之兵首尾相應綏懷之略亦在是矣究其本原則在陛下內修德而外修政耳累請去郡以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召還甫兩月引病去知平江府力勾祠歸紹興六年冬召見復除參知政事明日兼權樞密院事七年張浚罷劉光世兵柄而欲以呂祉往淮西撫諭諸軍守以爲不可必曰改圖亦須得聞望能服諸將之心者乃可浚不聽遂有酈瓊之變及臺諫交章論浚御批安置嶺表趙鼎不卽行守力解曰浚爲陛下捍兩淮罷劉光世正

以其衆烏合不爲用今其驗矣羣臣從而媒孽其短臣恐後之繼者必以浚爲鑒誰肯爲陛下任事乎浚謫永州守亦引咎請去弗許八年正月上自建康將還臨安守言建康自六朝爲帝王都可爲別都以圖恢復鼎持不可守力求去以資政殿大學士知婺州尋改洪州兼江甯西路安撫使徙知紹興府會朝廷遣三使者括諸路財賦所至以鞭撻立威守求入覲爲上言之詔追還三使秦檜當國不悅守亦不自安復奉祠建康謀帥上曰建康重地惟張守可至鎮數月卒守嘗薦檜於時宰張浚及檜爲樞密使同朝一日守在省閣執浚手曰守

前者誤公矢守在江右以郡縣供億科擾上疏請蠲和買罷和糴檜怒曰張帥何損國如是守聞之嘆曰彼謂損國乃益國也謚文靖孫抑戶部侍郎

李邴字漢老任城人登進士第累官試中書舍人北方用兵酬功第賞日數十百邴辭命無留難遷至翰林學士嘗與禁中曲宴徽宗命賦詩未幾坐言者罷奉祠欽宗除徽猷閣待制知越州再落職奉祠高宗卽位復元官踰歲召爲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苗傅劉正彥迫上遜位上顧邴草詔邴請得御札而後敢作朱勝非請降詔赦邴就都堂草之除翰林學士初邴見苗傅而諭以

宋史紀事本末卷一百一十三
逆順禍福且密勸殿帥王元俾以禁旅擊賊元唯唯不能
能用卽詣政事堂白勝非適正彥及其黨王世修在焉
又以大義責之人爲之危不顧也時御史中丞鄭穀又
抗疏言睿聖皇帝不當改號於是邴穀同簽書樞密院
事邴與張守分草百官章奏三奏三答及太后手詔與
復辟故文一日而具拜尚書右丞改參知政事上巡江
寧太后六宮在豫章命邴爲資政殿學士權知行臺三
省樞密院事以與呂頤浩論不合罷未閱月起知平江
府會兄鄴失守越州坐累落職明年卽引赦復之又升
資政殿學士紹興五年詔問宰執方略邴條上戰陣守

備措置各五事不報邴閒居十有七年卒于家
年六十二謚文敏有草堂集一百卷

沈與求字必先德清人登進士第累遷殿中侍御史論
范宗尹年少爲相恐誤國事高宗不悅以直龍圖閣知
台州宗尹能召還再除侍御史論朱勝非赴鎮太緩致
馬進陷九江勝非罷去遷御史中丞兩浙轉運副使徐
康國自溫州進發宣和間所製間金銷金屏障什物與
求奏康國以微物累盛德乞斥而焚之仍顯黜康國從
之與求歷御史三院知無不言前後幾四百奏其言切
直自敵已已下有不能堪者上時有所訓敕每曰汝不

識沈中丞邪移吏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兼侍讀遂出
 為荆湖南路安撫使知潭州引疾乞祠紹興四年出知
 鎮江府兼兩浙西路安撫使復以吏部尚書召除參知
 政事金人將入寇上諭輔臣曰朕當親總六軍與求贊
 之上書車攻詩以賜上曰朕以二聖在遠屈已通和今
 豫逆亂如此安可復忍與求曰和親乃金人屢試之策
 不足信也因奏諸將分屯江岸而敵人往來淮甸當遣
 岳飛自上流取閭道乘虛擊之彼必有反顧之憂五年
 兼權知樞密院事六年張浚出視師不告同列與求數
 曰大事不與聞何以召位遂乞祠罷出知明州七年除

同知樞密院事從至建康遷知樞密院事卒贈左銀

光祿大夫諡忠敏

韓肖胄字似夫相州人曾祖琦祖忠彥再世為相父治

肖胄以蔭歷調封府司錄徽宗問其家世賜同上舍出

身除律尉少卿尋假給事中使遼時治守相州請祠肖

胄使還因乞補外侍疾詔除直祕閣知相州代其父任

建炎二年知江州入為祠部郎遷左司應詔陳五事曰

遠斥堠戢戍兵防海道援中原修軍政擢工部侍郎時

召侍從問戰守計肖胄條奏千餘言高宗稱善紹興二

年應詔言省費裕國強兵息民之策多所采納遷吏部

侍郎時條例散失肖胄立重賞俾各省記編爲條目舞
文之弊始革且嚴六部出入之禁而請託不行三年拜
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充通問使以胡松年副
之肖胄慨然受命時金酋黏罕專執政方恃兵強恃和
戰離合之策行人皆危之肖胄入奏曰大臣各循已見
致和戰未有定論然和乃權時之宜他日國家安疆軍
聲大振誓當雪此讎恥今臣等行或半年不返命必復
有謀宜速進兵勿煩臣等也將行母又語之曰汝家世
受國恩勿以我老爲念帝稱賢母封榮國夫人肖胄至
金知其家世甚重之往返纔半年自帝卽位使者凡六

七年未嘗報聘至是始遣人偕來肖胄先北使入對
朱勝非議不合力求去以舊職知溫州奉祠五年起知
常州召赴行在退黜萬壽觀尋除簽書樞密院事和議
已定復命肖胄爲報謝使接伴者逆於境謂當稱謝恩
使肖胄論難三四反遂語塞旣至金遣人就館議事肖
胄隨問隨答衆皆聳聽其還給氈車及頓遞宴設肖胄
胄始除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尋奉祠與其弟膺胄寓
居于越幾十年事母以孝聞弟不至不食所得恩澤皆
先給宗族卒年七十六謚元穆琦守相作畫錦堂治作
榮歸堂肖胄又作榮事堂三世守鄉郡人以爲榮

宋史新編卷三十八
胡松年字茂老懷仁人政和二年上舍釋褐補濰州教授累遷中書舍人時方有事燕雲松年累章拂時相意與禍高宗時密奏中原利害召赴行在出知平江府未入境貪吏解印斂跡加徽猷閣待制奏防江利害召爲中書舍人除給事中奏恢復中原必自山東始山東歸附必自登萊密始不特三郡民俗忠義且有通泰飛艘往來之便除兼侍講王倫使金還言金人欲再遣重臣計議以松年試工部尚書副韓肖胄以行時使命又不通人皆疑懼松年毅然而往還拜吏部尚書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首奏八事立規摹以定中興之基

振紀綱以尊朝廷之勢馭將帥使知畏撫士卒使知勸收予奪之柄察毀譽之言無以小疵棄人才無以虛文廢實效謀報劉豫於登萊海密具舟楫淮陽順昌積芻粟欲馮藉金人侵我邊鄙詔遣松年往江上與諸將會議進言因覘賊情帝決意親征遂次平江命松年權參知政事專治戰艦張浚專治軍器松年曰議論既定力行乃有效若今日行明日止徒紛紛無益俄以疾奉祠卜居陽羨雖居閒不忘朝廷事屢言和糴科斂防秋利害帝皆嘉納病革呼其子曰大化推移有所不免乃就枕鼻息如雷有頃卒人謂不死也年六十松年平生不

喜蓄財每除官例賜金帛以軍興費廣一無所陳請或
勸其白于朝曰弗請則已白之是沽名也秦檜秉政天
下識與不識率以疑忌置之死地故士大夫無不曲意
阿附爲自安計松年獨鄙之至死不通一書云

王綸字德言建康人幼穎悟能屬文登進士第歷諸王
宮大小學教授兼權兵部郎官御史中丞魏師遜薦爲
監察御史與秦檜論事忤其意師遜遂劾罷之踰年知
興國軍檜死召爲起居舍人兼崇政殿說書尋兼權禮
部侍郎又試中書舍人高宗躬親政事召諸賢於散地
詔命填委多綸所草歷除同知樞密院事金將渝盟

報查至宰相沈該未敢以聞綸白其事乞備禦朝論欲
遣大臣爲泛使覘敵且堅盟好綸請行乃以爲稱謝使
曹勛副之至金遺劄數問綸條對金主不能屈還朝入
見言鄰國恭順和好然當時金已謀犯江特以善意給
綸爾綸疾作力勾外除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明年知
建康府兼行宮留守卒贈左光祿大夫謚章敏
論曰鄭穀朴忠優於濟變張慤雅量優於治賦張守通
達優於謀國李邴沈與求剛介優於進諫代言以至韓
肖胄孝友胡松年廉潔王綸諒直皆優於使命南渡多
故之秋非得斯人贊帷幄其能國乎

康熙戊寅歲清和月古吳程氏騁懷書齋藏覽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八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九

列傳七十一

明南京戶部

宗澤



宗澤字汝霖義烏人自幼豪爽有大志登元祐六年進士第歷官登州通判朝廷遣使由登州結女真盟海上謀夾攻遼澤語所親曰天下自是多事矣退居東陽結廬山谷間靖康元年中丞陳過庭等列薦假宗正少卿使金議和澤曰是行不生還矣或問之澤曰敵能悔過退師固善否則安能屈節北庭以辱君命乎議者謂澤剛方不屈恐害和議上不遣命知磁州磁經敵騎蹂躪

之餘人民逃徙帑廩枵然澤至繕城壁浚隍池治器械
募義勇始爲固守不移之計除河北義兵都總管康王
再使金行至磁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反今敵又詭辭
以致大王願勿行王遂回相州有詔以澤爲副元帥從
王起兵入援澤言宜急會兵李固渡斷敵歸路衆不從
迺自將兵趨渡道遇北兵遣秦光弼張德夾擊大破之
金人旣敗乃留兵分屯澤遣壯士夜擣其軍破三十餘
砦時康王開大元帥府徵兵會大名會簽書樞密院事
曹輔齋蠟封欽宗手詔至自京師言和議可成澤曰金
人狡譎是欲款我師爾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

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汪伯
彥等難之勸王遣澤先行自是澤不得預府中謀議矣
明年正月澤至開德十二戰皆捷以書勸王檄諸道兵
會京城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河東北路宣撫范訥知
興仁府曾楙合兵入援三人皆以澤爲狂不答澤以孤
軍進連敗金人進至衛南度將孤兵寡不深入不能成
功先驅云前有敵營澤揮衆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
敵益生兵至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
進退等死不可不從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
百斬首數千級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餘里王承制以澤

爲徽猷閣待制時金人逼二帝北行澤聞卽提軍欲徑
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一至者
又聞張邦昌僭位欲先行誅討會得大元帥府書約移
師近都按甲觀變澤復書于王曰自古姦臣皆外爲恭
順而中藏禍心未有竊據寶位改元肆赦惡狀昭著若
邦昌者今二聖諸王悉渡河而北惟大王在濟天意可
知宜亟行天討興復社稷又上書言今天下所屬望者
在於大王大王行之得其道則有以慰天下之心所謂
道者近剛正而遠柔邪納諫諍而拒諛佞尚恭儉而抑
驕侈體憂勤而忘逸采進公實而退私僞因累表勸進

王卽帝位于南京澤入見陳興復大計時與李綱同入
對相見論國事慷慨流涕綱奇之上欲留澤潛善等沮
之除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時金人有割地之議澤上
疏曰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陛下當兢兢業業思傳
之萬世奈何遽議割河之東西又議割陝之蒲解乎臣
雖駑怯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上
覽其言壯之改知青州時年六十九矣李綱薦知開封
府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
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
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

不效力遂解甲降時楊進號沒角牛王再與李貴王大郎等各擁眾數萬往來侵掠為患澤遣人諭以禍福悉招降之上疏請上還京俄有詔荆襄江淮悉備巡幸澤上疏言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亟歸京師以慰人心其唱為異議者非為陛下忠謀不過如張邦昌輩陰與金人為地爾除延康殿學士京城留守兼開封尹時金遣人以使偽楚為名至開封府澤曰此名為使而實覘我也拘其人乞斬之有詔所拘金使延置別館澤曰臣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上乃親札諭澤竟縱遣之言者附潛善意皆以澤拘留金使為非尚書左丞許

景衡抗疏力辨且乞厚加任使以成禦敵治民之功有詔如淮甸澤上表諫不報秉義即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奇之曰此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澤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遂升飛為統制飛由是知名澤視師河北還上疏請帝回汴京不報復抗疏言京師二百年積累之基業陛下奈何輕棄以遺敵國乎詔遣官迎奉六宮往金陵澤上疏曰京師天下腹心也兩河雖未收寧特一手臂之不信爾今遽欲去之非惟一臂之弗瘳且并與腹心而棄之矣又條上五事其一言黃潛善注伯彥贊南幸之非澤前後建議輒為潛善

宋史新編卷三十一
等所抑每見澤奏疏皆笑以爲狂金將黏罕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部將李景良閻中立郭俊民領兵趨鄭遇敵大戰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澤捕得景良斬以徇既而俊民與金將史姓者及燕人何仲祖等持書來招澤澤數俊民曰汝失利死尚爲忠義鬼今反爲金人持書相誘何面目見我乎斬之謂史曰我受此土有死而已汝爲人將不能以死敵我乃欲以兒女子語誘我乎亦斬之謂仲祖脅從貸之金人入滑部將張撝請往撝力戰死之澤聞撝急遣王宣救之撝死二日宣始至與金人大戰破走之澤迎撝喪歸恤其家以宣權知滑

州金人自是不復犯崑崙京山東盜起執政謂其多以義師爲名請下令止勸上澤疏曰此詔一出臣恐草澤之士一旦解體倉卒有急誰復有願忠效義之心哉王策者本遼酋爲金將往來河上澤擒之解其縛坐堂上爲言契丹本宋兄弟之國今女真辱吾主又滅而國義當協謀雪耻策感泣願效死因問敵虛實盡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謂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力勦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泣聽命金人戰不利悉引兵去澤疏諫南幸除資政殿學士又遣子穎詣行闕上疏曰天下之事見幾而爲待時而動則事無不

成今收復伊洛而金酋渡河捍蔽滑臺而敵國屢敗河
東河北山砦義民引領舉踵日望官兵之至以幾以時
言之中興之兆可見而金人滅亡之期可必在陛下見
幾乘時而已先是澤去磁以州事付兵馬鈐轄李侃統
制趙世隆殺之至是世隆及弟世興以兵二萬來歸澤
數世隆罪命斬之時世興佩刀侍側衆兵露刃庭下澤
徐謂世興曰汝兄誅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恥世興感
泣金人攻滑州澤遣世興往救世興至掩其不備敗之
澤威聲日著北方聞其名常酋憚之對南人言必曰宗
爺爺澤疏言丁進數十萬衆願守護京城李成願護從

遂闕即渡河勦敵楊進等兵百萬亦願渡河同致死力
陛下及此時還京則衆心翕然何敵國之足憂乎上乃
降詔擇日還京澤前後請上還京二十餘奏每爲潛善
等所抑潛善等又疑澤爲變以郭仲荀爲副留守伺察
之澤憂憤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矍然曰吾爲國積憤
至此汝等能殲敵我死無恨已而歎曰出師未捷身先
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翌日風雨晝晦無一語及家事但
呼過河者三卒建炎二年七月也年七十都人號慟遺
表猶贊還京贈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諡忠簡澤質直
好義親故貧者多依爲活而自奉甚薄常曰君父側身

嘗膽臣子乃安居美食邪始澤招羣盜聚兵儲糧結諸路義兵連燕趙豪傑自謂渡河尅復可指日冀有志弗就識者恨之子穎居戎幕素得士心澤卒數日將士去者十五都人請以穎繼父任會朝廷已命杜充留守乃以穎爲判官充反澤所爲頗失人心穎屢爭之不從乃請持服歸自是豪傑不爲用羣聚城下者復去爲盜而中原不守矣

論曰靖康建炎之禍徽欽囚而北高宗播而南一時忠義之臣紆籌策以輔其復者有執政李綱舊都留守宗澤顧皆阻於姦佞屢生事機網旣弗安于位而澤亦嘗

志以死悲夫按澤撫羣盜集義於居猜忌之地史謂黃潛善等慮變遣其察陰伺察之亦詎知非高宗意設澤不死必與岳飛同獲罪矣劉向有言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其不然乎

岳飛 子雲

岳飛字鵬舉湯陰人世力農父和能節食以濟饑者有耕侵其地割與之貫其財不責償飛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於周同盡其術能左右射同死朔望設祭於其家人義之宣和中應募累功遷秉義郎隸留守宗澤戰開德曹州皆有功澤慮其

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
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耳高宗卽位飛上書請乘敵穴
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以越職奪
官歸詣河北招討使張所待以國士借補脩武郎充中
軍統領所問曰汝能敵幾何飛曰用兵在定謀勇不足
恃藥枝曳柴以敗荆莫敖采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
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說以收復河北所大喜借
補武經郎命從王彥渡河王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
獨引所部鏖戰遂拔新鄉而戰侯兆川又敗之又戰
太行山擒金將拓跋耶烏占數日復遇敵飛單騎持丈

八鐵槍刺殺黑風大王敗走飛自知與彥有隙復歸
宗澤爲留守司統制及王充代澤飛累功授真州刺史
杜充將還建康飛曰今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欲復
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聽遂與俱歸師次鐵路步遇
賊張用至六合遇李成與戰皆敗之時命充守建康金
人與成合寇烏江充閉門不出飛泣諫請視師充竟不
出金人遂由馬家渡渡江充遣飛等迎戰王瓌先遁諸
將皆潰獨飛力戰會充已降金諸將多行剽掠惟飛軍
秋毫無所犯兀朮趨杭州飛要擊至廣德境中累戰皆
捷金所籍兵相謂曰此岳爺爺軍爭來降附建炎四年

元木攻常州飛移屯宜興遣王貴等追破湖盜郭吉又遣辨士盡降其衆有張威武者不從飛單騎入其營斬之避地者賴以免圖飛像祠焉金人再攻常州飛四戰皆捷尾襲於鎮江東又捷戰于清水亭又大捷橫屍十五里元木次龍灣飛馳至新城大破之元木奔淮西遂復建康元木歸飛又邀擊于靜安敗之詔討戚方與戰數十合皆捷會張俊兵至方遂降遷通泰鎮撫使兼知秦州金攻楚急詔飛往援而命劉光世出兵援飛飛抵承州三戰三捷殺高太保俘酋長七十餘人光世等皆不敢前飛師孤力寡遂陷詔飛還守通泰尋有旨

隨宜棄守飛以泰無險可恃退保柴墟紹興元年張俊請飛同討李成時成將馬進犯洪州連營西山飛請爲先鋒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走筠州飛抵城東賊出城布陣十五里飛設伏以紅羅爲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賊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餘人進以餘卒奔成于南康成聞進敗自引兵十餘萬來飛遇於樓子莊大破成軍追斬進成走蘄州降僞齊張用寇江西用亦相人飛以書諭降之江淮平俊奏飛功第一加神武右軍副統制留洪州彈壓盜賊授

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升神武副軍都統制二年賊曹成擁衆十餘萬據道賀二州命飛招成成不從飛連破其衆成奔連州進兵追成成走宣撫司降嶺表平授武安軍承宣使屯江州甫入境安撫李回檄飛捕劇賊馬友等皆平之三年虔吉盜連兵寇掠循梅廣惠南安建昌汀邵諸郡帝乃專命飛平之飛令勿殺受其降授徐慶等方略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帝初以隆祐震驚之故密旨令飛屠虔戒飛請誅首惡而赦脅從不許請至三四乃曲赦人感其德繪像祠之飛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授鎮南軍承宣使江南西路沿江制

置使又改神武後軍都統制仍制置使李山吳全吳錫李橫牛臯皆隸焉僞齊遣李成挾金人入侵破襄陽唐鄧諸州又約湖寇楊么趨兩浙帝命飛爲之備四年除兼荆南鄂岳州制置使飛奏襄陽等六郡爲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遂授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抵郢州城下僞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鼓衆而登超投崖死復郢州連復隨州襄陽鄧州唐州信陽軍襄漢遂平趙鼎奏湖北鄂岳最爲上流要害乞令飛屯鄂岳乃

以隨郢唐鄧信陽竝爲襄陽府路隸飛飛移屯鄂授清
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封武昌縣開國
子元木劉豫合兵圍廬州帝手札命飛解圍金兵一戰
而潰廬州平五年授飛鎮寧崇信軍節度使湖北路荆
襄潭州制置使進封武昌郡開國侯又除荆湖南北襄
陽路制置使神武後軍都統制命招捕楊么飛先遣使
招諭賊黨王佐佐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拊其背曰
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至湖中
招捕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
叅政席益與浚語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

也兵有深機固可易言未幾佐果襲周倫若殺倫會召
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都督
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浚許之飛遂如鼎州佐招楊欽
降禮遇遣歸欽說余端劉詵等又降獨么負固不服方
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
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
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賊怒來追舟輪礙不
行飛遣兵急擊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
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么投水牛臯擒斬之果
八日而平浚嘆曰岳侯神筭也詔兼蘄黃制置使未幾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九
加檢校少保進封公還軍鄂州除荆湖南北襄陽路招
討使六年張浚至江上會諸大帥獨稱飛與韓世忠可
倚大事命飛屯襄陽以窺中原曰此君素志也飛移軍
京西改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除宣撫副使置司襄陽命
往武昌調軍母憂起復飛扶襯還廬山連表乞終喪不
許累詔趣起乃就軍又命宣撫河東節制河北路首下
虢州降其衆數萬復遣楊再興進兵至長水縣再戰皆
捷中原響應七年入見帝從容問曰卿得良馬否飛曰
臣有二馬日啖芻豆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卽不受
介而馳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

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
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
者日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踴躍
疾驅市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
易窮駑鈍之材也帝稱善拜太尉繼除宣撫使兼營田
大使從幸建康以王德鄴瓊兵隸焉飛數見帝論恢復
之略又手疏假臣月日使則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
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旣還遣王師前進彼必棄
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公盡復然後分兵洛滑經略
兩河如此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帝曰有臣如此顧復

何憂命節制光州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遂不以德
瓊兵隸飛詔詣都督府議瓊事忤浚語在浚傳飛即日
上章乞終喪步歸廬母墓浚怒奏以張宗元監其軍語
在帝紀帝累詔趣飛還職飛力辭凡六日趨朝待罪帝
慰遣之飛奏比者寢閣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尚
未決又奏錢塘非用武之地願建都上游親督六軍未
報忽瓊叛如飛所料飛請進屯淮泗伺便擊瓊期於破
滅不許詔駐師江州爲淮浙援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
朮惡劉豫可以間而動作蠟書言與劉豫同謀誅兀朮
兀朮大驚馳白其主遂廢豫飛奏宜乘機長驅以取中

原不報八年還軍鄂州金遣使將歸河南地飛言和好
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檜銜之九年以復
河南大赦飛表謝有唾手燕雲復讎報國之語授開府
儀同三司飛力辭謂今日之事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
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三詔不受帝溫言獎諭乃
受會遣士僂謁諸陵飛請以輕騎從洒掃實欲觀釁以
伐謀檜白帝止其行十年金人攻拱亳劉錡告急命飛
馳援飛遣張憲姚政赴之帝賜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
卿朕不遙度授少保河南府路陝西河東北路招討使
尋改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未幾所遣諸將相繼奏捷大

軍在潁昌諸將分道出戰飛自以輕騎駐鄆城兵勢甚銳兀朮以諸帥易與獨飛不可當欲誘致其師併力一戰中外聞之大懼詔飛審處自固飛曰金人伎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朮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與韓常之兵逼鄆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麇戰數十合賊屍布野初兀朮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爲聯號拐子馬是役以萬五千騎來飛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遂大敗之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兀朮益兵來又連敗

之方鄆城再捷飛謂雲曰賊屢敗必還攻潁昌汝宜速援王貴旣而兀朮果至貴將遊奕雲將背嵬戰于城西殺兀朮壻夏金吾副統軍黏罕索孛董兀朮遁去梁興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等累戰皆捷中原大震飛奏興等過河人心願歸朝廷金兵累敗兀朮等皆令老少北去正中興之機飛進軍朱仙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朮對壘而陣遣饒將以背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朮遁還汴京飛檄陵臺令行視諸陵葺治之先是紹興五年飛遣梁興等布德意招結兩河豪傑山砦韋銓孫謀等斂兵固堡以待王師李通胡清李寶李興張恩孫

琪等舉衆來歸金人動息山川險要一時皆得其實盡
磁相開德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
其所揭旗以岳爲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
餽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號令
不行兀朮欲簽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從者金帥烏陵
思謀素號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俟岳
家軍來卽降金統制王鎮等皆率所部降以至禁衛龍
虎大王下忙查千戶高勇之屬皆密受飛旗榜自北方
來降金將軍韓常欲以五萬衆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
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爾方指日渡河而檜欲畫淮

以北棄之風臺臣請班師飛奏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楡
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請張俊楊沂中等歸而後言飛
孤軍不可久留乞令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
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飛班師民遮馬
慟哭訴曰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
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其從從而南
者如市亟奏以漢上六郡閒田處之方兀朮棄汴去有
書生叩馬曰太子母走岳少保且退矣自古未有權臣
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况欲成功
乎兀朮悟遂留飛旣歸所得州縣旋復失之飛力請解

兵柄不許自廬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十一年謀報
金分道渡淮帝趣飛應援凡十七札飛方苦寒嗽力疾
而行又恐帝急於退敵乃奏臣如擣虛勢必得利若以
為敵方在近未暇遠圖欲乞覲至蘄黃以議攻却帝得
奏大喜師至廬州金兵望風而遁飛還兵于舒以俟命
帝以飛小心恭謹不專進退為得體兀术破濠州張俊
駐軍黃連鎮不敢進揚沂中遇伏而敗帝命飛救之金
人聞飛至又遁時和議既決檜患飛異已乃密奏召三
大將論功行賞韓世忠張俊已至飛獨後檜又用叅政
王次翁計俟之六七日既至授樞密副使位叅知政事

上飛固請還兵柄五月詔同俊往楚州措置邊防總韓
世忠軍還駐鎮江初飛在諸將中年最少以列校拔起
累立顯功世忠俊不能平飛屈已下之金人攻淮西俊
分地也俊始不敢行師卒無功飛聞命即行遂解廬州
圍帝授飛兩鎮節俊益恥楊公平飛獻俊世忠樓船各
一兵械畢備世忠大悅俊反忌之及同行楚州城俊欲
脩城為備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為退保計俊變
色會世忠軍吏景著與總領胡紉言二樞密若分世忠
軍恐至生事紉上之朝檜捕著下大理寺將以扇搖誣
世忠飛馳書告以檜意世忠見帝自明俊於是大憾飛

遂倡言飛議棄山陽且密以飛報世忠事告檜檜大怒
初檜逐趙鼎飛每對客嘆息又以恢復爲已任不肯附
和議讀檜奏至德無常師主善爲師之語恚曰君臣大
倫根於天性大臣而忍面謾其主耶兀术遺檜書必殺
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故力謀
殺之以諫議大夫万俟卨與飛有怨風卨劾飛又風中
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交章彈論大率謂今春金人攻
淮西飛略至舒蘄而不進比與俊按兵淮上又欲棄山
陽而不守飛累章請罷樞柄尋還兩鎮節充萬壽觀使
奉朝請檜志未伸也又諭張俊令劫王貴誘王俊誣告

張憲謀還飛兵檜遣使捕飛父子證張憲事使者至飛
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鑄鞫之飛裂裳以背
示著有盡忠報國四字深入膚理旣而閱實無左驗鑄
明其無辜改命万俟卨誣飛與憲書令虚申探報以
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言其書已焚飛坐
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卨以臺章所指淮西事爲言卨
喜白檜簿錄飛家取當時御札藏之以滅迹又逼孫革
等證飛受詔逗留命評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傳
會其獄歲暮獄不成檜妻贊其決檜手書小紙付獄卽
報飛死時年三十九雲棄市籍家貲徙家嶺南幕屬于

鵬等從坐者六人飛被收時其女痛父冤負銀瓶死井
中大理寺丞李若樸何彥猷大理卿薛仁輔並言飛無
罪尚俱劾去宗正卿士儂請百口保飛以竄死汾州進
士智浹建州布衣劉允升各上書訟冤智浹編管袁州
允升下獄死飛獄之將上也韓世忠詣檜詰之檜曰岳
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
字何以服天下洪皓在金蠟書馳奏以爲金人畏服惟
飛至以父呼之諸酋聞其死酌酒相賀飛至孝母留河
北訪求迎歸母卒水漿不入口三日家無姬侍吳玠遺
名妹結驪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少豪飲帝戒

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絕不飲帝初爲飛營第
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爲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
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平矣卒有取民麻一縷以
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
凍死不折屋餓死不鹵掠卒有疾躬爲調藥凡有頒犒
均給軍吏善以少擊衆猝遇敵不爲動敵爲之語曰撼
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曰仁智信勇嚴
闕一不可帝手書曹操諸葛亮羊祜三事賜之飛跋其
後指操爲姦賊尤檜所惡也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
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推功將士然忠憤激烈議論

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紹興末太學生程宏圖訟
飛冤詔飛家自便初檜惡岳州同飛姓改為純州至是
仍舊汪澈宣撫荆襄故部曲合辭泣訟之孝宗詔復飛
官以禮改葬賜錢百萬悉錄其後建廟於鄂號忠烈謚
武穆嘉定封鄂王理宗改謚忠武五子雲雷霖震霆
雲飛養子年十二從張憲戰多得其力軍中呼曰羸官
人飛征伐未嘗不與數立奇功飛輒隱之張浚廉得其
實曰岳侯避寵榮廉則廉矣未得為公也奏乞推異數
特旨遷三資飛累表不受賴昌大戰無慮十數出入行
陣體被百餘創甲裳為赤以功遷忠州防禦使飛又辭

命帶御器械飛又力辭終左武大夫提舉醴泉觀死年
二十三孝宗初與飛同霑恤典贈安遠軍承宣使雷忠
訓郎閣門祇候贈武略郎霖朝散大夫敷文閣待制贈
太中大夫霖子珂以淮西十五御札辨驗彙次凡出師
應援之先後皆可考嘉定間為額天辨誣集五卷天定
錄二卷上之震朝奉大夫霆脩武郎閣門祇候
論曰昔晉文之拔卻穀孫權之勗呂蒙文武豈不欲兼
哉岳飛本以勇敢進而旁通儒業恂恂檢飭以忠義自
誓觀其所撰表詞真有諸葛孔明之風奚數卻呂輩耶
當時盜平而敵屢挫設非阻於秦檜和議則雪國恥復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九
故都固可刻日待願既弗償反遭慘禍高宗頓忘父兄
之仇宜其莫恤功臣之冤也詩曰君子秉心維其忿之
飛之所遭亦不幸矣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九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

列傳七十二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韓世忠子彥直

韓世忠字良臣延安人風骨偉岸目瞬如電早年鷲勇
絕人能騎生馬駒家貧無產業嗜酒尚氣不可繩檢年
十八以敢勇應募隸赤籍崇寧四年西夏騷動郡調兵
捍禦世忠在遣中斬關殺將屢破其衆再轉進勇副尉
宣和二年方臘反世忠以偏將從王淵討之賊敗而遁
世忠窮追至睦州挺身渡險擣其穴禽臘以出山東河
北盜賊蜂起世忠從王淵梁方平討捕禽戮殆盡積功

至武節郎欽宗即位轉武節大夫詔諸路勤王兵領所部入衛會金人退河北總管司辟選鋒軍統制累以功遷嘉州防禦使康王如濟州世忠領所部勸進金人縱兵逼城世忠據西王臺力戰金人少却翌日酋帥率衆數萬至時世忠戲下僅千人單騎突入斬其酋長遂大潰康王卽皇帝位授光州觀察使帶御器械初建御營爲左軍統制建炎二年升定國軍承宣使帝如揚州世忠以所部從授卿延路副總管加平寇左將軍也淮陽會山東兵拒敵黏罕聞世忠扼淮陽乃分兵萬人趨揚州自以大軍迎世忠戰世忠不敵夜引歸敵躡之軍潰

下沐陽閭門宣贊舍人張遇死之在陽城收合散亡得數千人聞帝如錢塘卽繇海道赴行在苗傅劉正彥反張浚等在不江議討亂知世忠至更相慶慰張俊喜躍不自持世忠得浚書大慟舉酒酹神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士卒皆奮見浚曰今日大事世忠願與張俊身任之公無憂欲卽進兵浚曰投鼠忌器事不可急急則恐有不測已遣馮輔其言誘賊矣以所部發平江至秀州稱病不行造雲梯治器械傅等始懼初傅正彥聞世忠來檄以其兵屯江陰世忠以好語報之且言所部殘零欲赴行在傅等大喜許之至矯制除世忠及張俊爲節

度使皆不受時世忠妻梁氏及子亮爲傳所質防守嚴密朱勝非給傳白太后召梁氏入封安國夫人俾逐世忠速其勤王梁氏疾驅出城一日夜會世忠於秀州未幾明受詔至世忠曰吾知有建炎不知有明受斬其使取詔焚之進兵益急傳等大懼次臨平賊將苗翊馬柔吉負山阻河爲陣中流植鹿角梗行舟世忠舍舟爲前軍張俊繼之劉光世又繼之軍少却世忠復舍馬操戈而前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面不被數矢者皆斬於是上皆用命賊列神臂弩待滿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賊辟易矢不及發遂敗傳正彥擁精兵二千

開湧金門以遁世忠馳入帝步至宮門握世忠手慟哭曰中軍吳湛佐逆爲最尚留朕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卽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戮于市又執賊謀主王世脩以屬吏詔授武勝軍節度使御營左軍都統制請于帝曰賊權精兵距甌閩甚邇儻成巢窟卒未可滅臣請討之於是以爲江浙制置使自衢信追擊至漁梁驛與賊遇世忠步走挺戈而前賊望見咋曰此韓將軍也皆驚潰擒正彥及傳弟翊送行在傳亡建陽追禽之皆伏誅授檢校少保武寧昭慶軍節度使兀朮將入侵帝召諸將問移蹕之地張俊辛企宗勸自鄂岳幸長沙世忠曰

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於是以世忠爲浙西制置使守鎮江旣而兀朮分道渡江諸屯皆敗世忠亦自鎮江退保江陰杜充以建康降敵兀朮自廣德破臨安帝如浙東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俟敵歸邀擊之會上元節就秀州張燈高會忽引兵趨鎮江及金兵至則世忠軍已先屯焦山寺金將李選降受之兀朮遣使通問約日大戰許之戰將十合梁夫人親執桴鼓金兵終不得渡盡歸所掠假道不聽請以名馬獻又不聽棹辣在濰州遣字堇太一趨淮東以援兀朮世忠與二酋相持黃天蕩者四十

八日太一亭堇軍江北兀朮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遮泊金山下預以鐵綆貫大鈎授驍健者明旦敵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綆則曳一舟沉之兀朮窮蹙求會語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上則可以相全兀朮語塞又數日求再會言不遜世忠引弓欲射之亟馳去謂諸將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募人獻破海舟策閩人王某者教其舟中載土平版鋪之穴船版以櫂槳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又有獻謀者曰鑿大渠接江口則在世忠上流兀朮一夕潛鑿渠三十里且用方士計刑白馬剔婦

人心自割其額祭天次日風止我軍帆弱不能運金人以小舟縱火矢下如雨孫世詢嚴允皆戰死敵得絕江遁去世忠收餘軍還鎮江初世忠謂敵至必登金山廟觀我虛實迺遣兵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岸濟約聞鼓聲岸兵先入廟兵合擊之金人果五騎闖入廟兵喜先鼓而出僅得二人逸其三中有一絳袍玉帶旣墜而復馳者詰之乃兀朮也是役也兀朮兵號十萬世忠僅八千餘人帝六賜札褒獎甚寵拜檢校少保武成感德軍節度使神武左軍都統制紹興元年十一月命世忠副孟廣為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使討閩寇范汝為二年正月世

忠設雲梯火樓連日夜所攻賊震怖叵測五日城破汝為竄身自焚脅從者汰遣獨取附賊者誅之民感更生家為立祠捷聞帝曰雖古名將何以加賜黃金器皿世忠因奏江西湖南寇賊尚多乞乘勝討平廣西賊曹成擁餘衆在郴邵世忠遣人招之成以其衆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遂移師長沙時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營柵相望世忠伏精兵夾擊大破之斬忠首湖南遂平授太尉三年三月進開府儀同三司充淮南東西路宣撫使置司泗州四年以建康鎮江江東宣撫使駐鎮江是歲金人與劉豫合兵分道入侵帝手札命世忠飭守

備圖進取辭旨懇切世忠受詔感泣曰主憂如此何以
生爲遂自鎮江濟師俾統制解元守高郵候金步卒親
提騎兵駐大儀當敵騎伐木爲柵自斷歸路會遣魏良
臣使金世忠撤炊爨給良臣有詔移屯守江良臣疾馳
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卽上馬令軍中曰眠吾鞭所嚮
於是引軍次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卽起
擊良臣至金軍中金人問王師動息具以所見對聶兒
孛董聞世忠退喜甚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
孛也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
色與金人旗雜出金軍亂我軍迭進背嵬軍各持長斧

上樞人胷下斫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四面
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撻孛也等二百餘人所遣董取亦
擊金人於天長縣之鷓鴣口擒女真四十餘人解元至高
郵遇敵設水軍夾河陣日合戰十三相拒未決世忠遣
成閔將騎士往援復大戰俘生女真及千戶等世忠復
親追至淮金人驚潰相蹈藉溺死甚衆論者以此舉爲
中興武功第一五年進少保六年授武寧安化軍節度
使京東淮東路宣撫處置使置司楚州世忠披草萊立
軍府與士同力役夫人梁親織薄爲屋將士有怯戰者
世忠遺以巾幘設樂大宴俾婦人粧以恥之故人人奮

厲撫集流散通商惠工山陽遂爲重鎮劉豫兵數入寇
輒爲世忠所敗時張浚以右相視師命世忠自承楚圖
淮陽劉豫方聚兵淮陽世忠卽引軍渡淮旁符離而北
至其城下爲賊所圍奮戈一躍潰圍而出不遺一鏃呼
延通與金將牙合孛董搏戰扼其吭而禽之乘銳掩擊
金人敗去旣而圍淮陽賊堅守不下約曰受圍一日則
舉一烽至是六烽其舉兀木與劉猷皆至世忠求援於
張俊俊以世忠有見吞意不從世忠勒陣向敵遣人語
之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
知是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其導戰二人遂引去尋詔

班師復歸楚州淮陽之民從而歸者以萬計三月除京
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兼節制鎮江府仍楚州置司四月
賜號揚武翊運功臣加橫海武寧安化三鎮節度使金
人廢劉豫中原震動世忠謂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招
納歸附爲恢復計會秦檜主和議命世忠徙屯鎮江世
忠言金人詭詐恐以計緩我師乞留此軍蔽遮江淮又
力陳和議之非願効死節章十數上皆慷慨激切帝率
優詔褒答後金果渝盟如其言金使蕭哲之來以詔諭
爲名世忠聞之凡四上疏言不可許願舉兵決戰兵勢
最重處臣請當之又言金人欲以劉豫相待舉國士大

夫盡爲陪臣恐人心離散士氣凋沮且請馳驛面奏不許既而伏兵洪澤鎮將殺金使不克九年授少師十年金人敗盟兀朮率撒離曷李成等破三京分道深入八月世忠圍淮陽金人來救世忠迎擊敗之又遣解元擊金人於潭城劉寶擊於千秋湖皆捷親隨將成閔從統制許世安奪淮陽門而入大戰門內世安中四矢閔被三十餘創復奪門出世忠奏其功擢武德大夫閔由是知名世忠進太保封英國公兼河北諸路招討使十一年兀朮恥順昌之敗復謀再入詔大合兵於淮西以待既而金敗於柘臯復圍濠州州破三日世忠至揚沂中

軍已南奔世忠與金人戰于淮岸夜遣劉寶沂流將劫之金人伐木塞青龍洲扼歸路世忠知之全師而還金人自渦口渡淮北去自是不復入侵世忠在楚州十餘年兵僅三萬而金人不敢犯秦檜收三大將權拜世忠樞密使世忠爲檜所抑遂抗疏言檜誤國檜諷言者論之世忠連疏乞解樞密柄繼上表乞骸罷爲醴泉觀使奉朝請進封福國公節鉞如故自此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攜酒從一二奚童縱遊西湖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後改潭國公又封咸安郡王又改鎮南武安寧國節度使卒年六十三進太師通義郡王孝宗封斬

王謚忠武配饗高宗朝廷世忠常戒家人曰吾名世忠汝曹諱而不言是忘忠也岳飛冤獄舉朝無敢出一語世忠獨撓檜怒而抵排和議觸檜尤多十指僅全四不能動刀痕箭瘢如刻畫然創克敵弓常用以取勝嗜義輕財錫賚悉分將士知人善獎用成閔解元王勝王權劉寶岳超起行伍秉將旄皆其部曲云解兵罷政臥家凡十年澹然若未嘗有權位者晚喜釋老自號清涼居士子彥直彥質彥古皆以才見用彥古戶部尚書

彥直字子溫生期年補右承奉郎尋直祕閣六歲從世忠入見高宗命作大字卽跪書皇帝萬歲四字帝喜拊

其背曰他日令器也親解孝宗卍角之繻傳其首年十二賜三品服紹興十八年登進士第調太社令秦檜素銜世忠會彥直除喪出爲浙東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檜死拜光祿寺丞累進直龍圖閣司農少卿總領湖北京西軍馬錢糧尋兼發運副使會時相不樂密啓換武階授利州觀察使知襄陽府充京西南路安撫使乾道七年授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條奏軍中六事朝廷多從之八年囚歸文班授左中奉大夫充敷文閣待制知台州勾祠養親提舉佑神觀奉朝請遷刑部侍郎明年兼工部侍郎以議奪吳名世改正過名不當降兩

官會當遣使千金在廷相顧莫肯先帝親擇以往聞命
慨然就道既至幾罹禍者數守節不屈金卒禮遣之帝
嘉歎遷吏部侍郎尋權工部尚書復中大夫改工部尚
書兼知臨安府方控辭以言罷提舉太平興國宮尋提
舉佑神觀奉朝請尋知隰州海寇出沒勢甚張彥直授
將領土豪等方略生禽賊首海道爲清以功進敷文閣
學士而以弟彥質爲兩浙轉運判官引嫌易泉府勾祠
奉親差提舉佑神觀仍奉朝請特令佩魚示異數也淳
熙十年夏旱應詔言時政久之再爲戶部尚書會歲旱
乞廣糴爲先備又乞追貶部曲曾誣陷岳飛者以慰忠

魂以言降充敷文閣學士尋提舉萬壽觀有疾帝賜之
藥進顯謨閣學士嘗撫宋朝事分爲類目名水心鏡爲
書百六十七卷光宗覽之稱善進龍圖閣學士轉光祿
大夫致仕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論曰史稱韓世忠之忠勇勳烈尚矣然當時從臣汪藻
疊奏諸將祿極貲盈驕悍無閼志而世忠屯京口掃儲
避敵秀州元夕取民間子女張燈高會其事跡顯暴如
此要之蹇蹶復奮後功可贖干城之材難責以細行也
他日世忠爲河東宣撫請以賜田及私產自昔未需之
稅併歸之官無亦懲人言而勵檢操視劉光世求膏壤

張俊與民爭利不差賢哉是故南渡名將岳飛爲最世
忠次之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一

